

# 目錄

代序：談談我三本「語絲」的今生來世	i
牛津版原序（二〇〇八年）	xiii
北京中華版序（二〇一〇年）	xvi
敦煌語絲	1
歸去來兮，天台	57
最難忘情是山水	93
附錄	
江山萬里故園情 ——金耀基先生回鄉記（趙宗彪）	122
從劍橋到中大，從文學到社會學 ——談文學和大學教育	133
記我書寫的出版快事	157
憶新亞書院的一段歲月	164
從「問世間情是何物」說到《人間有知音》	190

## 敦煌的想像

世間有幾處地方，有生之年總覺應該一到，敦煌便是其一。一九九四年，錢偉長先生轉贈我常書鴻先生九十歲時出版的《九十春秋——敦煌五十年》，讀畢這部三百餘頁的大書，對這位與敦煌生死相許五十年的「敦煌守護神」，固然油然而起敬，而他筆下的莫高窟、榆林窟的彩塑與壁畫，更增加了我對敦煌的嚮往。

少時聽到敦煌的名字，只曉得那是遠在天邊的地方，少不了許多遐思。敦煌在我心中是與陽關、玉門關連在一起的，是一個與戈壁沙漠、駝隊鈴聲、西風、夕陽連在一起的圖像。

一九〇〇年，敦煌石窟「藏經洞」的發現，是中國古物考古的大事件。常書鴻以為其文化意義，比之孔壁古文、殷墟甲骨、流沙墜簡尤為重要，較之一七四八年意大利發現一千八百年前的龐培古城亦不遜色。藏經洞所藏的是五萬多件經卷、文書、織繡和畫像，是從三國魏晉到北宋

一千年間的古文獻、古文物。藏經洞之發現，轟動世界，招致了英、法、日、俄、美等國文物考古人士的垂涎，半偷半騙，搬走了其中十之八九；不過，卻因此產生了世界性的「敦煌學」（我十分欣賞季羨林先生的「敦煌學在世界」的觀念），而自明後隱身的敦煌石窟也因而重新顯赫於世。

中國的敦煌學自王國維以降，成績斐然，而陳寅恪的隋唐史研究所以獨步史林，固由於他的積學與史識，但這與他善用敦煌資料顯然有關。胡適之寫禪宗（南宋）七祖神會和尚的大故事，認定神會是新禪學的建立者，也是《壇經》的作者，是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人物。此前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，是因為他的歷史和著作，埋沒在敦煌石室一千多年。胡適之所以寫得如此自信，如此活龍活現，就是因為他在巴黎發現了敦煌寫本的三種神會語錄，在倫敦找到了敦煌本神會的《顯宗記》和《壇經》。

## 留下吳道子畫風的地方

藏經洞的經卷、文書固然已散藏在巴黎、倫敦等世界名都的博物館，但今日莫高窟七百個石窟中的彩塑和壁畫卻是敦煌藝術的寶庫。彩塑是石窟的藝術主體，有佛像、菩薩像、弟子像，以及天王、金剛、力士等大小二千四百一十五尊，這些彩塑，自魏晉經隋唐到宋元，各代有各代的風格，有佛家彩塑博物館之稱。至於壁畫，面積有四點五萬平方公尺，如果把這些畫排成兩米高的畫式展出，有二十二公里半長，絕對是世界最長的古代畫廊了。這些壁畫時間跨度大，由公元四世紀到十四世紀，歷十個朝代，不啻是一部從中古到近古的繪畫史。我素喜雕塑與繪畫，而這正是敦煌石窟藝術的核心，所以最想有一日能親眼目睹。唐代的藝術更是我愛中之愛，莫高窟恰恰又是唐窟最富，有二百三十二個之多。論唐代藝術之高卓百代者，莫若其詩、文、書、畫。而集詩、文、書、畫四美於一身，被林語堂讚為「人間不可無一，難能有二」的蘇東坡嘗言：「詩



《菩薩像》，選自《敦煌莫高窟》，文物出版社。

至於杜子美，文至於韓退之，書至於顏魯公，畫至於吳道子，而古今之變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」杜詩、韓文、顏書都吟過、讀過、臨過，唯獨吳畫則從未看過，而敦煌壁畫，卻儘多唐人之作，雖然沒有吳道子的親筆，但「吳帶當風」的韻致，在石窟中的人物畫、觀音像、舞人、飛天圖中是可以意會的。我與敦煌唐畫的照面是看了張大千的臨摹之作。大千居士是當代享大名、卻又是多爭議的大家，畫界中很多人以他是「偽作大師」而貶之。大千居士確多仿摹之作，而最要命是應酬畫太多，反不見他創作力度之高，不論如何，徐悲鴻以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譽之，豈是糊塗話？他是第一個去敦煌臨畫的人，一九四一年整整花了三個月時間，千辛萬苦，抵達敦煌，又窮兩年時間，披風戴雪，在灰沙撲面，燈火熒熒，無比艱苦的狀況下，臨摹了逾百張壁畫。因為他，敦煌壁畫之宏大富美才彰顯於世，並有了「敦煌畫學」之說，其功豈小也哉？也是因為他的識見與游說，才促使國民黨元老、書法大家于右任發起成立「敦煌藝術研究所」的信念。說真的，我之想親臨敦煌石窟，固然是最想一睹唐代人之原畫，也很想看看大千居士是臨摹了哪些敦煌壁畫。

## 新亞書院的絲路文化遊

二〇〇七年十月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有「絲綢之路文化六天遊」，得知領隊是建築系的何培斌教授，我即刻報了名。元禎膝痛，不良於行，只好獨自上路了。培斌在愛丁堡大學專攻古建築，之後又在倫敦亞非學院研修敦煌之學，他去敦煌已有無數次了，隨他去絲綢之路的文化之旅，就算沒有事前的大量閱讀，也不會深入寶山，空手而回。這次六天遊，所經皆古絲路上的重鎮要隘，所看都是石窟、博物館與墓穴，所觀賞者莫非彩塑與壁畫。行前，我已作了閱讀筆記，遊訪期間，每到一地，更作筆記，入夜再作整理，深感此行頗多收穫，了卻平生一願。返港後，因有會議、講演、做眼睛手術等事，久久不能提筆，農曆新年，最得閑，於是憑筆記、圖文、照片，一一回顧，寫下所見、所聞、所思，因所寫都是絲路上的點點滴滴，故曰「敦煌語絲」。

## 西安：古絲路的起站

十月六日，天未亮便被鬧鐘喚醒，退休三年來的一大舒服事便是不需用鬧鐘了。團隊旅遊常是沒有自由的尋樂。清早，新亞書院黃乃正院長夫婦好心雇計程車來接我這個老新亞人。抵赤鱗角機場，約二十位團友都陸續集合。他們都是新亞校友或校友的家人朋友。校董會的梁英偉伉儷一早到了，他對敦煌之行有很大期待。好高興老友夏仁山兄也來了，他與我是團中唯二到了「古稀今不稀之年」的、未敢稱老的老人。

香港飛西安約兩個半小時，從一個高度現代化的都會到一個二千年前已十分顯赫的古都，沒有時差，但文化落差是可以感受到的。十幾年前我曾來此，當然看到震驚中外的兵馬俑。有人說，看中國古都，看地上的去北京，看地下的到西安。我心中的長安始終比眼中所見的西安美。我是從唐詩進入長安的，長安是唐詩中吟唱最多的古都。的確，古西安是唐代都城，當時可能是世界過百萬人的第一大城市，而唐以前，秦漢皆





中國三大石窟之首莫高窟。

設都於此，她是中國大一統帝國時代最早的都城。自漢以來，長安就是古絲路的起站，唐僧西去求佛也是從長安出發的。

我們首站是西安，但非此行絲路之遊點，只是以西安為轉機去敦煌的中途站。在緊湊的行程裏，還是從容地參觀了新建的西安博物館，它與陝西博物館皆為著名建築師張錦秋的手筆。這座外觀以天圓地方體現古典觀念的建築，與唐代所建的小雁塔，遙相交映。館內收藏了西安各個歷史年代遺存文物十三萬件，看是看不盡的，只有選擇參觀，在佛像館、唐三彩館已看得不亦樂乎，我更在大廳幾幅敦煌壁畫前徘徊流連。敦煌未到，卻已心馳神遊於莫高窟了。

出了館，在去機場途中，浮光掠影所見，西安的城市建築，顯然是傳統與現代在對話、交融、拔河。最近二十年，全國數以百計的大小城市，自東而西，從南到北，都在火紅紅地新建、重建，這是千年來第一次全國性市容的大變換，它將決定內地二十一世紀乃至今後五百年內地城市的面貌。真的，在這風起雲湧的建築大浪潮中，內地城市如何在現代化中保有古典趣味，如

何在全球化中保有自己的風格，實在是我國城市發展史中一個必須思考的大課題。

## 敦煌：「昨日的香港」

從西安到敦煌，想不到也要兩個多小時，敦煌真是遙遠。在汽車、火車、飛機不到的日子，去敦煌只有靠駱駝在沙漠戈壁上日以繼夜的累月跋涉，其苦何如？當飛機降落在敦煌機場時，新月初上，迎面而來陣陣冷風，但不寒冽，巴士送我們入住敦煌賓館，房間寬大舒適，設備現代。泡了杯帶來的台灣烏龍，水質特清，據說是祁連山雪水，我感到有一種承受不了的輕鬆。捨不得如此清澈的月色，披了件厚外衣，約了仁山，無拘地漫步在敦煌的大街上。街燈如晝，霓虹絢麗，沙漠綠洲上的城市竟有這等光景！當地人風趣地說，「敦煌是昨日的香港」。敦煌建於漢代，是古絲路的重鎮。文獻說：「敦，大也；煌，盛

也」，公元二世紀時已是中國與西域多國交通、貿易、文化交流的一個華戎聚居的「國際」都會了。敦煌地處平沙千里的戈壁，是黨河沖積而成的一塊綠洲，北面是天山，東南是祁連山，南面最近的是三危山、鳴沙山。敦煌之西北與西南分設玉門關與陽關，皆古絲路之要扼。自少讀王之渙「春風不度玉門關」，王摩詰「西出陽關無故人」的詩句，對玉門、陽關就有無盡的詩的想像，但此次行程中沒有二關，不無遺憾耳。

近午夜時分，在一家正要打烊的小店舖裏，仁山與我都買了隻夜光杯。夜光杯在香港亦有，購於敦煌，杯中美酒才有葡萄之香吧。店中小姑娘說，再過幾天，敦煌店舖就關門了，風沙大，氣溫低，文化香客大都止步了。

## 莫高窟：沙漠的藝術館

抵敦煌第二天，我們便訪遊一名千佛洞的莫高窟。是日清晨，氣溫攝氏五度，團友們興致勃勃登上旅遊車。從敦煌向東南行駛，公路兩旁是不見人煙的戈壁灘，約半小時至鳴沙山，只見山之東麓陡崖上，佈滿了層層密如蜂窩的洞窟。



《北大像》，選自《敦煌莫高窟》。